

论元结构视角下高阶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 ——以动词“推”为例

冯钧涵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9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0日

摘 要

汉语上肢动词使用频率高，呈现出显著的多义复合性与语义动态衍化特征，其语义引申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本文以“推”为切入点，以论元结构理论为指导，将“推”的语义划归为空间域、时间域、社会域与心理域四大认知范畴，并据此搭建起包含六大核心论元的系统性释义框架，由此揭示该词跨域语义分化的内在规律，为构建适配高阶汉语学习词典的上肢动词释义体系提供范式。

关键词

高阶汉语学习词典，推，论元结构，认知域，释义框架

Study on the Definition of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gument Structure

—Taking the Verb “Tui” as an Example

Junhan 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September 9, 2026; accepted: October 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0, 2026

Abstract

Chinese upper-limb action verbs exhibit high frequency of use, prominent polysemous complexity, and dynamic semantic evolution, with their semantic extensions demonstrating distinct regularities. Taking the verb “Tui” as an entry point and guided by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categorizes the semantics of “Tui” into four major cognitive domains: spatial, tempor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文章引用：冯钧涵. 论元结构视角下高阶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282-290.

DOI: 10.12677/ml.2026.1410993

domains. On this basis, a systematic definition framework encompassing six core arguments is established,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cross-domain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and providing an applicable paradigm for constructing a definition system of upper-limb verbs tailored to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ies.

Keywords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Tui, Argument Structure, Cognitive Domain, Definition Frame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范围内英语学习热的兴起,英语教学中出现了词汇控制研究、短语研究以及教学语法研究等,它们共同孕育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外向型英语学习词典,以牛津、朗文、柯林斯等权威辞书为代表,已建立起成熟的编纂体系。然而,国内出版的许多外向型汉语词典仍深受《现代汉语词典》[1](简称《现汉》)等内向型词典的影响,存在“外向型词典内向化”的倾向,未能充分考虑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在语言认知、知识背景及学习需求上的根本差异[2]。在各类词汇中,语义结构复杂、兼具句法语法特征的动词,成为这种编纂局限的集中体现。

学界以现代汉语动词为对象的语义研究相当丰富,从共时研究层面看,马庆株(1992)根据是否受施事者左右这一标准,将动词分别记作[+自主]、[动作]和[-自主]、[变化]/[属性]两类,并进一步探讨了动词的语义特征与动词分类之间的关系、动词与其他句子成分的关系等[3]。袁毓林(1998)运用配价理论,系统地分析了1640个汉语动词在不同配价层级上的支配能力,并描写这些动词的诸从属成分的语义角色[4]。从历时研究层面看,董正存(2009)认为在隐喻或转喻机制的作用下,一些由“扌”构成的单音节手部动词能够从手部转移到口部,进而发展成为言说动词,经历了“手部动作 > 口部动作 > 言说”的演变过程[5]。马云霞(2010, 2012)谈到,有一类表示身体行为的动词大规模引申出言说类语义,进入言说语义域。这种从行为域到言说域的隐喻映射,表现了具体语义类与抽象语义类之间的系统关联[6][7]。

这些成果为我们理解动词的内在发展规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些本体研究尚未能有效转化为高阶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实践。现有词典释义仍然存在以词释词、循环释义的现象,难以满足高阶学习者的使用需求。鉴于此,本文以“推”为切入点,以论元结构理论为指导,在借鉴英语词典释义方式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话语释义,尝试搭建包含关键论元的释义框架,增强词典释义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论元结构理论(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是现代语言学中极其重要的理论分支,源于弗雷格的“函数-变元”逻辑模型。20世纪60年代,菲尔墨(Fillmore)在此基础上提出格语法,确立了施事、受事、工具等题元角色在深层语义中的支配地位,乔姆斯基(Chomsky)在题元理论中进一步将论元结构确立为词库的内在属性。在该理论框架下,与附加语提供时空、方式等背景信息的修饰性成分不同,核心论元是框架中不可消除、受强语义选择限制的必然成分,它立足于句法-语义接口,重点揭示动词深层事件语义向表

层句法形式的系统映射机制，主要探讨谓词与围绕它出现的参与者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句法实现规律。

本研究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从北京大学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以单字动词“推”及其典型复合词构式为检索项，共检索得到原始语料约 32,750 条。经人工清洗，剔除古代汉语残留、文言文、专有名词等内容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 1200 条有效语料作为核心标注样本。通过系统标注各义项的论元角色、共现频次及句法配置分布，以量化的数据支撑义项的归并与重构，力求使各义项释义及典型配例精准反映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

3. “推”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划分及描写

“推”属于甲级词，使用度为 182，使用频率排名为 20，其语义丰富且复杂、使用广泛、灵活性强[8]。在《现汉》中，“推”的义项共计 10 条，存在以词释词、释义不准确等不足。本文结合论元结构理论，对“推”在《现汉》中已有的每条义项进行分析，最终重构为共 11 条义项，并优化释义用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谓“推”的义项，不仅考察“推”作为独立动词的自由用法，同时考察其通过复合词、熟语所表征的语素义，具体如下：

(1) **动**用手、胳膊等向外用力使人或物体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

按：“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①“**动**向外用力使物体或物体的某一部分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英语对应词是“push”，该义项对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9]中的释义为“to use your hands, arms or body in order to make somebody/something move forward or away from you; to move part of your body into a particular position”。

经对比，英语词典的释义呈现两点优势：一是明确了工具论元“手、手臂、身体”；二是客体论元涵盖了人和事物两类对象。张志毅等(2015)指出释义的明言规则，要求元语言应适量丰化，把舍弃的、空位的、隐性的主要语义特征变为显性的语义特征[10]。完整呈现“推”的基本语义所涉及的各项论元更有利于词典用户全面、准确地掌握“推”这一动作的语义及语境。

《现汉》中“推”的义项①存在对应的两处不足。一是缺失工具论元，仅提及“用力”，而未说明动作的完成依靠手、胳膊发力，为明确动作的力量来源，我们将工具论元“向外用力”明确为“依靠手、胳膊等向外用力”，以区分其他的身体部位或工具参与的类似动作，如“顶”“挤”“撞”等意义相近的动词。二是客体论元仅局限于“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忽略了人同样可以作为该动作的作用对象，语义覆盖范围不全，且事物整体与其局部仅存在物理形态上的差异，二者并不作为“推”的核心语义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将客体论元“物体或物体的某一部分”简化并补充为“人或物体”。另外，意义具象的动词的施事主体天然具备有生性，其主体论元恒定为人与动物这两类有生实体，属于该类动词固有的默讨论元，故而在释义中予以省略。

综上，建议将原义项修改为“用手、胳膊等向外用力使人或物体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例句：

① 黄文汉即将门推开，说了声得罪。(《留东外史》)

② 他遂把一个石头香炉，往里推了推，吹了吹桌儿上的土。(《自了生》)

由此，我们根据“推”的原型义建立了“主体论元 + 工具论元 + 方向论元 + 客体论元 + 目的论元”的释义框架。

(2) **动**推动磨盘、碾子以粉碎谷物。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②“**动** (推磨)磨或(推碾子)碾(粮食)：~了两斗荞麦”。

首先，该义项依靠括注补充使用场景，释义用语碎片化，缺乏规范性。其次，释义未显性呈现工具“磨盘、碾子”，也未点明动作目的是加工粮食；同时，“磨/碾”属于同义对释，学习者若不认识“碾”

则无法理解词义,这违背“以易释难”的词典释义原则;最后,“推”与“磨、碾”存在语义偏差,“推”构成初始子事件,是施加外力驱动工具的前置动作,核心语义聚焦“驱动工具”,而非研磨行为本身,而“磨、碾”构成结果子事件,是工具转动过程中达成的加工结果,不可混同。从语言经济性视角看,言语表达倾向删减冗余语义成分,简化句法链条[11]。在该语义场景中,“推”的完整语义链为:施事推动工具→工具运转碾碎谷物。日常交际中无需完整铺陈整条语义链,因此往往省略中介工具。该释义省略了作为中介的受力工具“磨或碾子”,直接以谷物作动词“推”的客体论元。因此,释义需还原动词的本质动作以及完整过程。因此,我们为该项增补工具论元“磨盘、碾子”和目的论元“以粉碎谷物”。

综上,当工具论元由磨盘、碾子充当,客体论元由谷物充当时,将“推”释义为“推动磨盘、碾子以粉碎谷物”。例句:

③ 北方农家小磨无需牛马牵引,仅靠人力推揆,壮劳力一日可推三斗谷子,体弱之人只能推半斗。(《天工开物》)

④ 旧时农家无电磨,只能人力推玉米,反复推两三遍,方能磨出细腻玉米面。(2017《人民日报》)

(3) **动**用工具贴着物体表面向前移动以修剪或削平物体。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③“**动**用工具贴着物体的表面向前剪或削”,其语义逻辑与义项②具有同构性。

“推”始终指向“施力使客体向前移动”这一物理动作,而非指向“剪、削”等加工行为。在该动作事件中,“推”构成致使子事件,其核心功能在于维持工具的向前移动;而“剪、削”则构成结果子事件,是工具受力移动后作用于客体表面所产生的客观加工效果,因此不可直接将“剪或削”作为动作中心。“刮”在《现汉》中的释义是“用刀等贴着物体的表面移动,把物体表面上的某些东西去掉或取下来”,“削”在《现汉》中的释义是“用刀斜着去掉物体的表层”,由此可见,《现汉》中三者词义的分度较低。从词典用户中心原则来看,高阶学习者具备辨析近义词、区分动作语义层次的学习需求[12]。词典释义应当以这一需求为导向,明晰同义词之间的不同侧重点,以提升词典的释义辨识度与词义区分度。

综上,我们根据前文所建立的框架进行释义。当工具论元为推子、刨子、推土机等工具时,将“推”释义为“用工具贴着物体表面向前移动以修剪或削平物体”。例句:

⑤ 施工队用大型推土机把荒地全部推平。(2021《人民日报》)

⑥ 他用推子给父亲推头,动作熟练而轻柔。(《平凡的世界》)

(4) **动**使事情开展以达到某种水平或阶段。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④“**动**使事情开展”,它是从具体的空间域向抽象的社会域的隐喻映射,这一隐喻映射的基础在于“事物发展”与“物体移动”在认知上的同构性。

“物理动作”事件隐含一个路径图式:物体沿一条从起点到终点的轨迹移动,具有明确的起始点、中间阶段和终点。“社会事务”事件同样隐含一个进程图式:事务从提出、展开、深入,到完成,经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与层级过程,这与物体“起点→中途→终点”的空间移动过程形成同构。基于此,空间域中表现位移的“施力使物体向外/前移动”的意象图式被投射到表现事务进程的社会领域:主体论元由人扩展为政府、组织、个人等,客体论元则转变为社会事务,如政策、措施、活动、产品等,方向论元由用力的方向转变为事务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映射中,工具论元发生隐喻虚化,它不再是肢体、实体工具,而表现为各类方案、举措等抽象手段。

该义项对应《牛高》中的释义为“to affect something so that it reaches a particular level or state”，凸显了目的论元“以达到某种水平或阶段”，较好地还原了动词本身的过程性与目的性。而《现汉》的释文只说明动作起点“开展”，忽略了意象图式的完整要素，未体现后续“上升、进阶”的意图，淡化了施事主体的能动性力量感。并且，语料显示，“推”在表示该义项时，动作带有递进上升的趋向特征，且附带特定的目标或结果，释义应当呈现这些特点。因此，我们为其增补目的论元“以达到某种水平或阶段”。

综上，当客体论元为制度、政策、改革、工程等社会事务时，将“推”释义为“使事情开展以达到某种水平或阶段”。例句：

⑦ 我们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22《人民日报》)

⑧ 这就需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2018《人民日报》)

(5) 动 依托已知客观事实得出相关结论、规律。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⑤“动 根据已知的事实断定其他；从某方面的情况想到其他方面”，是从具体的空间域向抽象的心理域的隐喻映射，这一隐喻映射的基础在于“心理迁移”与“事物移动”在认知上的同构性。

对照前文的“物理行为”事件，“心理迁移”事件同样隐含一个进程图式：从信息源点出发，推动思维沿着逻辑链条向前延伸，从而得出新的判断或联想形成信息终点。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3]将该义项分设为两个义项：一是“根据已知的断定其他：~断|~论|~测|~理|~本溯源|以此类推”，二是“用亲身感受推想：~己及人”。两个分设的义项从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两个方面清晰地划分出了不同的语义层级：一是依托客观事实的逻辑推演，依据论元为客观事实；二是依托自身感受共情他人，依据论元为主观体验。同时，语料统计显示，二者在论元搭配上呈现明显的互斥性。在抽样的83条心理域语料中，以客观线索、逻辑规律为依据论元的共75条，占比90.4%；其搭配客体严格限定为[+命题]、[+事理]。而以自身切身感受为依据论元的共8条，占比9.6%，其客体恒定为[+有生主体]。二者的依据论元存在差异，应当按照以上两个语义层级将其拆分为两个义项。一是逻辑推演：主体论元(人)+依据论元(客观事实、线索)+目的论元(推导结论、规律)；二是共情体察：主体论元(人)+依据论元(自身经历、感受)+目的论元(体会他人处境、需求)。

综上，当依据论元为客观事实时，优化释义为“依托已知客观事实得出相关结论、规律”。例句：

⑨ 依据现场物证层层类推，民警完整还原案件全过程。(《今日说法》)

(6) 动 依托切身感受体会他人处境、需求。

当依据论元为主观感受时，优化释义为“依托切身感受体会他人处境、需求”。例句：

⑩ 与人相处贵在推己及人，多体谅他人难处。(《光明日报》)

(7) 动 对机会、馈赠、邀请等予以让渡或婉拒。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⑥“动 让给别人；辞让”，该义项同样是从具体的空间域向抽象的社会域的隐喻映射。

这一隐喻映射的基础在于“利益回让”与“物体移动”在认知上的同构性——物体从起点到终点的空间位移，对应于利益从让出者到受让者的社会转移，其路径图式的源点是让出者，终点是受让者。在这一映射中，物理世界中“施力使物体向外移动”的意象图式被投射到社会交往领域：施力者转变为让出者，受力对象转变为机会、荣誉、财物、职位或地位等被让渡之物，力的方向转变为由让出者自身指向受让者的转移方向。

其中,“让给别人”这一释义多适用于古代汉语语境,如“解衣推食”,在现代汉语中极少见,可以删去。同时,“辞让”属于以词释词,属于循环释义、无效释义,应当用描述性话语进行释义。因此,增补客体论元“机会、馈赠、邀请或请求等”。

综上,当客体论元为机会、馈赠、邀请等内容时,优化释义为“对机会、馈赠、邀请等予以让渡或婉拒”。例句:

⑪ 原来胡女士有种脾气,人家请她吃喝,她绝不推辞,并十分高兴。(《留东外史》)

⑫ 她再三推让党员服务队送上门来的衣服、棉鞋、被子和熟食。(2020《人民日报》)

(8) 回避需要本人承担、回应或处理的事项。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⑦“推诿;推托”。

《现汉》将“推诿、推托”同义并列,然而,两个动作的客体论元与目的论元存在差异:“推诿”的客体多为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义务或与本人行为相关的事项;“推托”的客体则多为需要回应、接受或处理的请求、要求及事务。二者虽然客体类型不同,但都体现出施事主体对与自身相关事项的回避。

综上,当客体论元为“需要本人承担、回应或处理的事项”时,优化释义为“回避需要本人承担、回应或处理的事项”。

⑬ 他从不乱说,从不推诿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勇于承担。(1994《人民日报》)

⑭ 她责怪菲利普为什么不给她写信,他回信推托说自己工作忙。(《人性的枷锁》)

(9) 将会议、行程等安排的时间往后挪。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⑧“推迟”,表时间延后的抽象义时对应英语短语 put off,《朗高》释义为“to make an event happen at a later time”,包含客体论元“活动、安排的原定时间”、方向论元“稍后”两类论元。

该义项是从具体的空间域向抽象的时间域的隐喻映射,这一跨域映射呈现了“时序移动”与“物体位移”的认知同构性。

对照前文的“物理行为”事件,“时间调度”事件则对应时序图式:会议、行程等既定事项锚定在时间轴上,拥有时间源点、中间时段与时间终点。在时间轴上对事项发生的时间锚点进行调整这一行为,与物理实体沿空间轴线进行移位动作形成完整结构对应。

同时,推力动作是“以自身为源点向外发力”,表现为将物体推远以增加物体与自身的空间距离,由此映射出“加大事项正式发生的时间锚点与当下锚点的距离”的意象图式。由此,空间域内的基础意象图式被整体迁移至时间域:物理层面的施力者转化为个人、机构、会务组织等行为主体;空间域中可移动的实体对象,置换为时间域内带有固定时点的计划类客体论元,比如会议、行程、日程、会谈等;空间位移的向后方位,映射为时间轴上晚于原定节点的时序方向,施力造成的空间位置变动,对应人为干预下事项发生时点的延后偏移。

词典释义应当遵循照应性原则,即不同词语之间的释义要彼此照应,释义体系具备整体性与系统性,互为反义关系的成对词条,释义内容、语义边界必须双向呼应,避免释义矛盾、语义割裂[14]。为使释义框架具有规律性与系统性,我们可以参照词义与该义项相反的动词“提”的释义[15]。《现汉》中,“提”在时间域中表提前,释义为“把预定的期限往前挪”,包含客体论元“预定的期限”,趋向论元“往前”,采用描述性话语释义。我们整合以上释义,归纳并构建出完整的论元框架:主体论元(组织、人)+客体论元(既定安排的时间)+方向论元(向后)。

综上,当客体论元为时间时,优化释义为“将会议、行程等安排的时间往后挪”。例句:

- ⑮ 工厂设备抢修未完，厂长通知各方，把现场观摩会推至下周。(《乔厂长上任记》)
- ⑯ 山路大雨封阻，一行人商议，把下乡走访的行程推两日再动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0) 对某人或某物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尊重。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⑨“推崇”，这一义项同样源于物理域到社会域的隐喻映射，但语义各有侧重——与凸显施力后对象远离自身的空间趋向不同，本义项凸显经由推举将人、事物抬升至更高评价、地位层级的抽象结果。“推崇”中的“崇”有“高”义，合而言之即“推举到高处”，而物理空间的高处抽象为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层级，由此引申为给予高度评价。

该义项仅用单义词“推崇”做同义对释，属于典型循环释义，未显性呈现客体论元。语料显示，“推重、推许”的评价客体多为人、著作、思想、学术观点等产生贡献或具有厚重价值的人或物，动作带有“高度认可、尊重”的程度语义特征。基于此，我们建立完整的论元结构：主体论元(读者、学界、世人)+客体论元(人物、作品、思想理念)。

综上，当客体论元为人、著作、思想理念等产生贡献或具有厚重价值的人或物，优化释义为“对某人或某物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尊重”。例句：

- ⑰ 自1995年首演以来，《大河之舞》便掀起了全球的踢踏舞热潮，被推崇为最具爱尔兰民族风格的经典。(2003年新华社报道)
- ⑱ 文帝因周勃有功，另选勃子继袭，左右皆推许亚夫，得封条侯。(《秦汉演义》)

(11) 选定某人担任某职位。

“推”的该义项对应《现汉》的义项⑩“推选；推举”。这是“推”从空间域向社会域映射的又一个义项。其隐喻机制是将“推”的“使物体向前/向外移动”意象映射到社会域的群体决策场景中——众人“推”某人，使其从群体中“出来”或“向前”，担任特殊的角色或职位。

现有释义循环解释的问题依然存在，缺乏客体论元和目的论元，完整的论元结构应为：主体论元(群众、组员)+客体论元(人)+目的(担任组长、代表等职位)。

综上，当目的论元为担任组长、代表等职位时，我们优化释义为“选定某人担任某职位”。例句：

- ⑲ 2014年，“致富能手”陈雷被推选为村支书。(2022《人民日报》)
- ⑳ “啊，这个——听说早已决定了推举一位姓唐的。”(《子夜》)

4. “推”的论元释义框架

“推”的语义内涵随所属认知域的转换发生层级性变化，所支配的论元成分类型、数量及语义功能也随之产生系统性差异。

据此，本文以认知域为核心分类依据，结合“推”在不同语义场景下的事件结构与语义特征，划分物理空间域、时间域、社会域、心理域四大认知范畴，选取主体、依据、工具、方向、客体、目的六大核心论元维度，构建一套系统化的“推”字论元结构释义框架。具体内容如下。

Table 1. Argument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ui”
表 1. “推”的论元释义框架

序号	认知域	主体论元	依据论元	工具论元	方向论元	客体论元	目的论元
1	空间域	人		手、胳膊等身体发力部位	向前、向外	人或物体	顺着力用的方向移动

续表

2		人	推子、刨子、推土机等专用修剪工具	向前	表面有附着物的物体，如草地、头等	使物体表面平整或光滑
3		人	石磨、碾子等研磨工具	按照循环往复的圆周方向	谷物、粮食颗粒、油料作物等	以粉碎粮食作物
4	时间域	人或组织		向后	会议、行程、活动等安排计划的原定时间	
5		组织、机构等			制度、政策、改革、工程等社会事务	以达到某种水平或阶段
6		人			机会、馈赠、邀请等	
7	社会域	人			需要本人承担、回应或处理的事项	
8		人或组织			人、著作、思想理念等产生贡献或具有厚重价值的人或物	
9		人或组织			某人	担任组长、代表等职位
10		人	客观事实			得出相关结论
11	心理域	人	主观感受			体会他人处境、需求

由表 1 可知，“推”具有一定跨域语义分化规律：不同认知域的凸显论元存在差异，凸显论元的变化是“推”多义衍生的内在表现。

在空间域中，“推”以工具、方向、客体、目的论元为核心要素，凸显具体的位移语义。时间域属于抽象认知范畴，无实体施力场景与工具依托，由此弱化工具、目的等具象实体论元，仅凸显方向论元与客体论元，完成语义虚化，专指对既定时序、活动行程的延后偏移。社会域具有人文性，并且不涉及物理施力与空间位移动作，因此聚焦客体与目的论元，以强调各类社会事务、人际行为的功能性与目的性。心理域属于主观认知范畴，无客观实体动作与行为载体支撑，则以依据论元与目的论元为核心支撑，承载主观判断、共情体悟等心理认知语义。

5. 小结

本文根据“推”的底层认知逻辑：所有具象义、抽象义均由“依靠手、胳膊等向外用力使人或物体顺着用力的方向移动”这一空间域基础义，通过跨认知域隐喻映射逐步衍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用户使用需求为导向，借鉴英语外向型学习词典的释义优势，将《现代汉语词典》中“推”的语义划归为空间域、时间域、社会域与心理域四大认知范畴，最终重构并优化出 11 条义项，总

结并构建“推”的“主体、客体、工具、方向、依据、目的”六要素系统性释义框架。本研究不仅为“推”的词典释义提供了参考依据，也为其他上肢动词的释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范式。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 章宜华. 内向型普通词典与外向型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对外汉语词典及其蓝本词典的问题探讨[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 21(5): 5-9.
- [3] 马庆株.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4] 袁毓林.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 [5] 董正存. 词义演变中手部动作到口部动作的转移[J]. 中国语文, 2009(2): 180-183.
- [6] 马云霞. 从身体行为到言说行为——修辞动因下言说动词的扩展[J]. 当代修辞学, 2010(5): 63-73.
- [7] 马云霞. 从身体行为到言说行为的词义演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2(4): 89-96.
- [8]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 [9] 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 第10版. 于海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10] 张志毅, 张庆飞. 理论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81.
- [11] 马丁内. 普通语言学纲要[M]. 罗慎仪,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12] 黎千驹, 黎哲. 论词典释义的照应性原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例[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6(1): 42-47.
- [13]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14] 章宜华. 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5] 林雪菡. 以词典用户为中心的现代汉语肢体动作词释义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1.